

越 绝 书



目 录

卷一.....	1
越绝外传本事第一.....	1
越绝荆平王内传第二.....	3
卷二.....	6
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.....	6
卷三.....	14
越绝吴人内传第四.....	14
卷四.....	18
越绝计倪内经第五.....	18
卷五.....	22
越绝请余内传第六.....	22
卷六.....	27
越绝外传记策考第七.....	27
卷七.....	30
越绝外传记范伯第八.....	30
越绝内传陈成恒第九.....	31
卷八.....	36
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.....	36
卷九.....	43
越绝外传记倪第十一.....	43
卷十.....	46
越绝外传记吴王占梦第十二.....	46
卷十一.....	50
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.....	50
卷十二.....	53
越绝内经九术第十四.....	53
越绝外传记军气第十五.....	54
卷十三.....	57
越绝外传枕中第十六.....	57
卷十四.....	63

越绝外传春申君第十七.....	63
越绝德序外传记第十八.....	64
卷十五.....	67
越绝篇叙外传记第十九.....	67

卷一

越绝外传本事第一

问曰：“何谓《越绝》？”

“越者，国之氏也。何以言之？按《春秋》序齐鲁，皆以国为氏姓，是以明之。绝者，绝也。谓句践时也。当是之时，齐将伐鲁，孔子耻之，故子贡说齐以安鲁。子贡一出，乱齐，破吴，兴晋，彊越。其后贤者辩士，见夫子作《春秋》而略吴越，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，唇之与齿，表之与里，盖要其意，览史记而述其事也。”

问曰：“何不称越经、书记，而言绝乎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绝者，绝也。”句践之时，天子微弱，诸侯皆叛。於是句践抑彊扶弱，绝恶，反之於善，取舍以道，沛归於宋，浮陵以付楚，临沂、开阳，复之於鲁。中国侵伐，因斯衰止。以其诚在於内，威发於外，越专其功，故曰《越绝》。故作此者，贵其内能自约，外能绝能人也。贤者所述，不可断‘绝’，故不为记明矣。”

问曰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任用贤者，诛服彊楚，何不言齐绝乎？”

曰：“桓公，中国。兵彊霸世之后，威凌诸侯，服彊楚，此正宜耳。夫越王句践，东垂海滨，夷狄文身，躬而自苦，任用贤臣，转死为生，以败为成。越伐彊吴，尊事周室，行霸琅邪，躬自省约，率道诸侯，贵其始微终能以霸，故与越专其功而有之也。”

问曰：“然越专其功而有之，何不第一，而卒本吴太伯为？”

曰：“小越而大吴。”

“小越大吴奈何？”

曰：“吴有子胥之教，霸世甚久。北陵齐、楚，诸侯莫敢叛者，乘，薛、许、邾娄、莒，旁穀趋走。越王句践，属刍莝养马。诸侯从之，若果中之季。反邦七年，焦思苦身，克己自责，任用贤人。越伐彊吴，行霸诸侯，故不使越第一者，欲以贬大吴，显弱越之功也。”

问曰：“吴亡而越兴，在天与？在人乎？”

“皆人也。夫差失道，越亦贤矣。湿易雨，饑易助。”

曰：“何以知独在人乎？”

“子贡与夫子坐，告夫子曰：‘太宰死。’夫子曰：‘不死也。’如是者再。子贡再拜而问：‘何以知之？’夫子曰：‘天生宰嚭者，欲以亡吴。吴今未亡，宰何病乎？’后来人言不死。圣人不妄言，是以明知越霸矣！”

“何以言之？”

曰：“种见蠡之时，相与谋，道东南有霸兆，不如往仕。相要东游，入越而止。贤者不妄言，以是知之焉。”

问曰：“《越绝》谁所作？”

“吴越贤者所作也。当此之时，见夫子删《书》，作《春秋》，定王制，贤者嗟叹，决意览史记，成就其事。”

问曰：“作事欲以自著，今但言贤者，不言姓字何？”

曰：“是人大雅之才，直道一国之事，不见姓名，小之辞也。或以为子贡所作，当挟四方，不当独在吴越。其在吴越，亦有因矣。此时子贡为鲁使，或至齐，或至吴，其后道事，以吴越为喻，国人承述，故直在吴越也。当是之时，有圣人教授六艺，删定五经，七十二子，养徒三千。讲习学问鲁之阙门，越绝小艺之文，固不能布於四方焉。有诵读先圣贤者，所作未足自称，载列姓名，直斥以身者也。一说盖是子胥所作也。夫人情泰而不作，穷则怨恨，怨恨则作。犹诗人

失职怨恨忧嗟作诗也。子胥怀忠，不忍君沈惑於谗，社稷之倾，绝命危邦，不顾长生，切切争谏，终不见听，忧至患致，怨恨作文，不侵不差，抽引本末，明己无过。终不遗力，诚能极智，不足以身当之。嫌於求誉，是以不著姓名，直斥以身者也。后人述而说之，仍稍成中外篇焉。”

问曰：“或经或传，或内或外，何谓？”

曰：“经者，论其事，传者道其意，外者非一人所作，颇相覆载，或非其事，引类以托意，说之者见夫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就经《易》，亦知小艺之复重，又各辩士所述，不可断绝。小道不通，偏有所期，明说者不专，故删定复重，以为中外篇。”

越绝荆平王内传第二

昔者，荆平王有臣伍子奢。奢得罪於王，且杀之。其二子出走，伍子尚奔吴，伍子胥奔郑。王召奢而问之，曰：“若召子，孰来也？”子奢对曰：“王问臣，对而畏死，不对不知子之心者。尚为人也，仁且智，来之必入，胥为人也，勇且智，来必不入。胥且奔吴邦，君王必早闭而晏开，胥将使边境有大忧。”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吴，曰：“子父有罪，子入，则免之，不入，则杀之。”子胥闻之，使人告子尚於吴：“吾闻荆平王召子，子必毋入。胥闻之：‘入者穷，出者报仇。’入者皆死，是不智也。死而不报父之仇，是非勇也。”子尚对曰：“入则免父之死，不入则不仁。爱身之死，绝父之望，贤士不为也。意不同，谋不合，子其居，尚请入。”荆平王复使使者召子胥於郑。曰：“子入，则免父死，不入，则杀之。”子胥介胄彀弓出见使者，谢曰：“介胄之士，固不拜矣。谓有道於使者，王

以奢为无罪，赦而蓄之，其子又何適乎？”使者还报荆平王，王知子胥不入也。杀子奢而并杀子尚。

子胥闻之，即从横岭上大山，北望齐、晋，谓其舍人曰：“去，此邦堂堂，被山带河，其民重移。”於是乃南奔吴。

至江上，见渔者，曰：“来，渡我。”渔者知其非常人也，欲往渡之，恐人知之，歌而往过之，曰：“日昭昭，侵以施，与子期甫芦之碕。”子胥即从渔者之芦碕。日入，渔者复歌往曰：“心中目施，子可渡河，何为不出？”船到即载，入船而伏。半江而仰谓渔者曰：“子之姓为谁？还得报子之厚德。”渔者曰：“纵荆邦之贼者我也，报荆邦之仇者子也。两而不仁，何相问姓名为？”子胥即解其剑以与渔者，曰：“吾先人之剑，直百金，请以与子也。”渔者曰：“吾闻荆平王有令曰：‘得伍子胥者，购之千金。’今吾不欲得平王之千金，何以百金之剑为？”渔者渡於于斧之津，乃发其箪饭，清其壶浆而食。曰：“亟食而去，毋令追者及子也。”子胥曰：“诺。”子胥食已而去，顾谓渔者曰：“掩尔壶浆，无令之露。”渔者曰：“诺。”子胥行。即覆船，挟匕首自刎而江水之中，明无泄也。

子胥遂行，至溧阳界中，见一女子击絮於濑水之中。子胥曰：“岂可得托食乎？”女子曰：“诺。”即发箪饭，清其壶浆而食水。子胥食已而去，谓女子曰：“掩尔壶浆，毋令之露。”女子曰：“诺。”子胥行五步，还顾，女子自纵於濑水之中而死。

子胥遂行，至吴。徒跣被发，乞於吴市。三日，市正疑之，而道於阖庐曰：“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发，乞於吴市三日矣。”阖庐曰：“吾闻荆平王杀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，其子子胥勇且智，彼必经诸侯之可以报其父仇者。”王即使召子胥入，吴王下阶迎而唁数之曰：“吾知子非恒人也。何素穷如此？”子胥跪而垂泣曰：“胥父无罪而

平王杀之，而并其子尚。子胥逃出走，唯大王可以归骸骨者，惟大王哀之。”吴王曰：“诺。”上殿与语，三日三夜，语无复者。王乃号令邦中：“无贵贱长少，有不听子胥之教者，犹不听寡人也。罪至死，不赦。”

子胥居吴三年，大得吴众。阖庐将为之报仇。子胥曰：“不可，臣闻诸侯不为匹夫兴师。”於是止。其后荆将伐蔡，子胥言之阖庐，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。十五战十五胜。荆平王已死，子胥将卒六千，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：“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，今此报子也。”

后子昭王、臣司马子期、令君子西归，相与计谋：子胥不死，又不入，荆邦犹未得安，为之奈何？莫若求之而与之同邦乎？”昭王乃使使者报子胥於吴，曰：“昔者吾先人杀之父而非其罪也，寡人尚少，未有识也。今子大夫报寡人也特甚，然寡人亦不敢怨子。今子大夫何不归来归子故坟墓丘冢为？我邦虽小，与子同有之。民虽少，与子同使之。”子胥曰：“以此为名，名即章，以此为利，利即重矣。前为父报仇，后求其利，贤者不为也。父已死，子食其禄，非父之义也。”使者遂还，乃报荆昭王曰：“子胥不入荆邦，明矣。”

卷二

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

昔者，吴之先君太伯，周之世，武王封太伯於吴，到夫差，计二十六世，且千岁。阖庐之时，大霸，筑吴越城。城中有小城二。徙治胥山。后二世而至夫差，立二十三年，越王句践灭之。

阖庐宫在高平里。射台二，一在华池昌里，一在安阳里。南城宫在长乐里，东到春申君府。

秋冬治城中，春夏治姑胥之台，旦食於纽山，昼游於胥母，射於鸥陂，驰於游台，兴乐石城，走犬长洲。吴王大霸，楚昭王、孔子时也。

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。陆门八，其二有楼。水门八。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，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，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，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。阖庐所造也。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。

吴小城周十二里。其下广二丈七尺，高四丈七尺，门三，皆有楼，其二增水门二，其一有楼，一增柴路。

东宫周一里二百七十步。路西宫在长秋，周一里二十六步。秦始皇帝十二年，守宫者照燕，失火烧之。

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。子城东西从武里，面从小城，北。

邑中径从阊门到娄门，九里七十二步，陆道广二十三步，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，陆道广三十三步，水道广二十八步。

吴古故陆道，出胥门，奏出土山，度灌邑，奏高颈，过犹山，奏太湖，随北顾以西，度阳下溪，过历山阳、龙尾西大决，通安湖。

吴古故水道，出平门，上郭池，入渚，出巢湖，上历地，过梅亭，入杨湖，出渔浦，入大江，奏广陵。

吴古故从由拳辟塞，度会夷，奏山阴。辟塞者，吴备候塞也。

居东城者，阖庐所游城也，去县二十里。柴辟亭到语儿、就李，吴侵以为战地。

百尺渚，奏江，吴以达粮。千里庐虚者，阖庐以铸干将剑。欧冶僮女三百人。去县二里，南达江。

阊门外高颈山东桓石人，古者名石公，去县二十里。阊门外郭中冢者，阖庐冰室也。

阖庐冢，在阊门外，名虎丘。下池广六十步，水深丈五尺。铜椁三重，渎池六尺。玉凫之流，篇诸之剑三千。方圆之口三千，时耗鱼肠之剑在焉。十万人筑治之。取土临湖口。葬三日而白虎居上，故号为虎丘。

虎丘北莫格冢，古贤者避世冢，去县二十里。被奏冢，邓大冢是也，去县四十里。阖庐子女冢在阊门外道北。下方池广四十八步，水深二丈五尺。池广六十步，水深丈五寸。〈土遂〉出庙路以南，通姑胥门。并周六里。舞鹤吴市，杀生以送死。

馀杭城者，襄王时神女所葬也，神多灵。

巫门外麋湖西城，越宋王城也。时与摇城王周宋君战於语招，杀周宋君。毋头骑归，至武里死亡，葬武里南城。午曰死也。

巫门外冢者，阖庐冰室也。

巫门外大冢，吴王客齐孙武冢也，去县十里。善为兵法。

蛇门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，故曰王世子造以为由，塘去县二十五里。洋中塘去县二十六里。

蛇门外大丘，吴王不审名冢也，去县十五里。筑塘北山者，吴王不审名冢也，去县二十里。

巫门外欆溪棧中连乡大丘者，吴故神巫所葬也，去县十五里。

娄门外马亭溪上复城者，故越王馀复君所治也，去县八十里。是时烈王归於越，所载襄王之后，不可继述。其事书之马亭溪。

娄门外鸿城者，故越王城也，去县百五十里。

娄门外鸡陂墟，故吴王所畜鸡处，使李保养之，去县二十里。

胥门外有九曲路，阖庐造以游姑胥之灵，以望太湖，中闾百姓。去县三十里。

齐门，阖庐伐齐，大克，取齐王女为质子，为造齐门。置於水海虚。其台在车道左、水海右。去县七十里。齐女思其国死，葬虞西山。

吴北野禹栢东所舍大<田蓼>者，吴王田也，去县八十里。

吴西野鹿陂者，吴王田也。今分为耦渎，胥卑虚，去县二十里。

吴北野胥主<田蓼>者，吴王女胥主田也，去县八十里。

麋湖城者，阖庐所置麋也，去县五十里。欆溪城者，阖庐所置船宫也。阖庐所造。

娄门外力士者，阖庐所造，以备外越。

巫欆城者，阖庐所置诸侯远客离城也，去县十五里。

由鍾穷隆山者，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，去县二十里。子胥死，民思祭之。

苻碓山，故为鹤阜山，禹游天下，引湖中柯山置之鹤阜，更名苻碓。

放山者，在苻碓山南。以取长之苻碓山下，故有乡名苻邑，吴王恶其名，内郭中，名通陵乡。

荅碓山南有大石，古者名为“坠星”，去县二十里。

抚侯山者，故阖庐治以诸侯冢次，去县二十里。

吴东徐亭东西南北通溪者，越荆王所置，与麋湖相通也。

马安溪上干城者，越干王之城也，去县七十里。

巫门外冤山大冢，故越王王史冢也，去县二十里。

摇城者，吴王子居焉，后越摇王居之。稻田三百顷，在邑东南，肥饶，水绝。去县五十里。

胥女大冢，吴王不审名冢也，去县四十五里。蒲姑大冢，吴王不审名冢也，去县三十里。

石城者，吴王阖庐所置美人离城也，去县七十里。

通江南陵，摇越所凿，以伐上舍君，去县五十里。

娄东十里坑者，古名长人坑，从海上来，去县十里。

海盐县，始为武原乡。

娄北武城，阖庐所以候外越也，去县三十里，今为乡也。

宿甲者，吴宿兵候外越也，去县百里，其东大冢，摇王冢也。

乌程、余杭、黟、歙、无湖、石城县以南，皆故大越徙民也。秦始皇帝刻石徙之。

乌伤县常山，古人所采药也。高且神。

齐乡周十里二百一十步，其城六里三十步，墙高丈二尺，百七十步，竹格门三，其二有屋。

虞山者，巫咸所出也。虞故神出奇怪。去县百五里。

母陵道，阳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语昭。郭周十里百一十步，墙高丈二尺。陵门四，皆有屋。水门二。

无锡城，周二里十九步，高二丈七尺，门一楼四。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，墙一丈七尺，门皆有屋。

无锡历山春申君时盛祠以牛，立无锡塘，去吴百二十里。

无锡湖者，春申君治以为陂，凿语昭渚以东到大田。田名胥卑。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，以写西野，去县三十五里。

无锡西龙尾陵道者，春申君初封吴所造也，属於无锡县，以奏吴北野胥主〈田蓼〉。

曲阿，故为云阳县。

毗陵，故为延陵，吴季子所居。

毗陵县南城，故古淹君地也。东南大冢，淹君子女冢也，去县十八里。吴所葬。

毗陵上湖中冢者，延陵季子冢也，去县七十里。上湖通上洲。季子冢古名延陵墟。

蒸山南面夏驾大冢者，越王不审名冢，去县三十五里。

秦余杭山者，越王栖吴夫差山也，去县五十里。山有湖水，近太湖。

夫差冢，在犹亭西卑犹位。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，近太湖，去县十七里。

三台者，太宰嚭、逢同妻子死所在也，去县十七里。

太湖，周三万六千顷。其千顷，乌程也，去县五十里。

无锡湖，周万五千顷。其一千三顷，毗陵上湖也，去县五十里。一名射贵湖。

尸湖，周二千二百顷，去县百七十里。小湖，周千三百二十顷，去县百里。耆湖，周六万五千顷，去县百二十里。乘湖，周五百顷，去县五里。犹湖，周三百二十顷，去县十七里。语昭湖，周二百八十顷，去县五十里。作湖，周百八十顷，聚鱼多物，去县五十五里。昆

湖，周七十六顷一亩，去县一百七十五里。一名隐湖。湖王湖，当问之。丹湖，当问之。

吴古故祠江汉於棠浦东，江南为方墙，以利朝夕水，古太伯君吴，到阖庐时绝。

胥女南小蜀山，春申君客卫公子冢也，去县三十五里。白石山故为胥女山，春申君初封吴，过，更名为白石，去县四十里。

今太守舍者，春申君所造。后殿屋以为桃夏宫。

今宫者，春申君子假君宫也。前殿屋盖地东西十七丈五尺，南北十五丈七尺。堂高四丈，十雷高丈八尺。殿屋盖地东西十五丈，南北十丈二尺七寸。户雷高丈二尺。库东乡屋南北四十丈八尺，上下户各二；南乡屋东西六十四丈四尺，上户四，下户三；西乡屋南北四十二丈大尺，上户三，下户二：凡百四十九丈一尺。檐高五丈二尺。雷高二丈九尺。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。春申君所造。

吴两仓，春申君所造。西仓名曰均输，东仓周一里八步，后烧。更始五年，太守李君治东仓为属县屋，不成。

吴市者，春申君所造，阙两城以为市，在湖里。吴诸里大闹，春申君所造。吴狱庭，周三里，春申君时造。

土山者，春申君时治以为贵人冢次，去县十六里。楚门，春申君所造，楚人从之，故为楚门。路丘大冢，春申君客冢，不立，以道终之。去县十里。

春申君，楚考烈王相也。烈王死，幽王立，封春申君於吴。三年，幽王徵春申为楚令尹，春申君自使其子为假君治吴。十一年，幽王徵假君与春申君，并杀之。二君治吴凡十四年。后十六年，秦始皇并楚，百越叛去，更名大越为山阴也。春申君姓黄，名歇。

巫门外罾罟者，春申君去吴，假君所思处也，去县二十三里。

寿春东鳧陵亢者，古诸侯王所葬也。楚威王与越王无彊并。威王后烈王，子幽王，后怀王也，怀王子顷襄王也，秦始皇灭之。秦始皇造道陵南，可通陵道到由拳塞，同起马塘，湛以为陂，治陵水道到钱唐，越地，通浙江。秦始皇发会稽適戍卒，治通陵高以南陵道，县相属。

秦始皇帝三十七年，坏诸侯郡县城。

太守府大殿者，秦始皇刻石所起也。到更始元年，太守许时烧。六年十二月乙卯凿官池，东西十五丈七尺，南北三十丈。

汉高帝封有功，刘贾为荆王，并有吴。贾筑吴市西城，名曰定错城。属小城，北到平门，丁将军筑治之。十一年，淮南王反，杀刘贾。后十年，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，治广陵，并有吴。立二十一年，东渡之吴，十日还去。立四十二年，反。西到陈留县，还奔丹阳，从东欧，越王弟夷乌将军杀濞。东欧王为彭泽王，今夷乌将军今为平都王。濞父字为仲。

匠门外信士里东广平地者，吴王濞时宗庙也。太公、高祖在西，孝文在东。去县五里。永光四年，孝元帝时，贡大夫请罢之。

桑里东今舍西者，故吴所畜牛羊豕鸡也，名为牛宫，今以为园。

汉文帝前九年，会稽并故鄣郡，太守治故鄣，都尉治山阴。前十六年，太守治吴郡，都尉治钱唐。

汉孝景帝五年五月，会稽属汉，属汉者，始并事也。汉孝武帝元封元年，阳都侯归义，置由鍾。由鍾初立，去县五十里。

汉孝武元封二年，故鄣以为丹阳郡。

天汉五年四月，钱唐浙江岑石不见，到七年，岑石复见。

越王句踐徙琅邪，凡二百四十年，楚考烈王并越於琅邪。后四十
餘年，秦并楚。复四十年，汉并秦，到今二百四十二年。句踐徙琅邪
到建武二十八年，凡五百六十七年。

卷三

越绝吴人内传第四

吴何以称人乎？夷狄之也。忧中邦奈何乎？伍子胥父诛於楚，子胥挟弓身干闾庐。闾庐曰：“士之甚，勇之甚！”将为之报仇。子胥曰：“不可！诸侯不为匹夫报仇。臣闻事君犹事父也，亏君之行，报父之仇，不可！”於是止。

蔡昭公南朝楚，被羔裘，囊瓦求之，昭公不与。即拘昭公南郢，三年然后归之。昭公去至河，用事曰：“天下谁能伐楚乎？寡人愿为前列。”楚闻之，使囊瓦兴师伐蔡。昭公闻子胥在吴，请救蔡。子胥於是报闾庐曰：“蔡公南朝，被羔裘，囊瓦求之，蔡公不与，拘蔡公三年然后归之。蔡公至河曰：‘天下谁能伐楚者乎？寡人愿为前列。’楚闻之，使囊瓦兴师伐蔡。蔡非有罪，楚为无道，君若有忧中国之事，意者时可矣。”闾庐於是使子胥兴师救蔡而伐楚。楚王已死。子胥将卒六千人，操鞭答平王之坟曰：“昔者吾先君无罪而子杀之，今此以报子也。”君舍君室，大夫舍大夫室。盖有妻楚王母者。囊瓦者何？楚之相也。郢者何？楚王治处也。吴师何以称人？吴者，夷狄也，而救中邦，称人，贱之也。

越王句践欲伐吴王闾庐，范蠡谏曰：“不可！臣闻之：天贵持盈，持盈者，言不失阴阳日月星辰之纲纪。地贵定倾，定倾者，言地之长生，丘陵平均，无不得宜。故曰地贵定倾。人贵节事，节事者，言王者已下，公卿大夫当调阴阳，和顺天下。事来应之，物来知之。天下莫不尽其忠信，从其政教，谓之节事。节事者，至事之要也。天道盈而不溢，盛而不骄者，言天生万物，以养天下。〈虫震〉飞蠕动，